

这顿饭,就算了吧

□李晓

我以前住老街时,喜欢同老武来往。那时我昏天黑地写作,发表寥寥,更莫说名利来缠上我,我几乎完全泄气了,是老武的话暖透了我的心肠。他说:“兄弟,我觉得你就是写作的命,写下去吧,我相信你!”

老武的妻子在天津工作,后来他也调到了那座城市工作。这些年,我同老武遥遥相望,他还时常问起我写作的情况。

有了微信以后,老武建了一个微信群,把我们在故乡城市的10多个老朋友拉到群里,起初,问候“早安、晚安”的声音在群里此起彼伏,后来淡了下去,老武接连发红包拉动人气,他还时常说:“等我回来,一起吃顿饭吧。”

前不久,老武回到故乡城市,他提前预约了几个拖着鼻涕一起长大的老友。请吃饭那天,老武早早来到一家上档次的酒店,把菜谱上的好菜都点齐了。老武这些年在天津混得不错,他是一个在朋友面前很讲究面子的人。令老武郁闷的是,那天请了10多个人,却只来了5个。来了的人感叹不已,来吃这顿饭,相当于穿过一个省,路上堵车,竟足足开了4个小时。没来的人在电话里哀声叹息,“武哥,可惜没长翅膀啊。”原因还是都市里的车流,都成蜗牛了,几个开车来的人,终于没了耐心,半途而返。

我生活的这个城市,平时朋友们见面的机会其实不多。常常是在网络上晒美食图片,晒城市里新开张的馆子,吆喝着哪天一家一家去吃个遍。可真到了邀约吃顿饭那天,却总是稀稀落落的几个人,还心事重重的样子,要么就是埋头玩手机。

这些年,我的一些朋友,就这样在江湖上脉脉深情地来往着,可总感觉没有面对面的血肉气息,少了一些面对面相处的“灵魂磁场”。一些朋友,就这样渐渐走散了,走失了。

比如老陶,他跟我有个在街头偶遇,急匆匆的样子,简单招呼后要去做事,他走了几步,又回头对我大声说:“等哪天,我请你吃东北饺子啊。”三天后,传来了老陶遭受意外事故的噩耗。我独自一人去那家馆子里叫了两碗东北

饺子,我吃了一碗,另一碗是留给老陶的。我喃喃呼唤:“老陶,来吧,今天我请你吃。”

我有时候出差经过一个城市,不忍心打扰那些城市的朋友们。我这个人敏感,每根头发都如接收信号的天线,也怕受到一点点轻微的伤害。一旦我约他们出来一起吃个饭,他们要是不来总有理由,我就感觉这个在我内心翻滚的都市里,有了一丝荒凉的气息。有次去广州,走之前给那边朋友打了招呼,等我去了那城,朋友改口说:“下午要急着办件事,明天一起吃顿饭吧。”那天晚上,我一个人上了白云山,默默点燃一支烟,望着这个灯海摇曳的都市,我想,有的朋友,还是如一句老话说的那样,相见不如怀念。我给他发去了信息:“已离广州返回,多保重!”他立即回了信息:“下次见!”

城市的幢幢高楼,把天际线不断抬高,那么人心的天际线呢,是不是更遥远了?有天我终于请到一个朋友一起吃了顿饭,还带去了他喜欢吃的咸鸭蛋,朋友自我批判说:“没办法,这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,在我们彼此的人生中,其实早已划定了圈子,这个圈子的半径,完全按照我们世俗人生带来的利益,给予均等回应。”我长久地无言。那天分别时,我对他情意绵绵地说:“我们是老朋友了,来往的,只是精神利益啊。”他点头,对我定位的“精神利益”表示赞同。

生活在现代都市里,我就常常想起在古代城市里朋友们的往来,坐着马车,骑着毛驴,或是宽袍大袖地徒步,车马与人,卷起阵阵清风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过 小 年

□阿普

小时候,总是盘算与吃有关的日子,比如腊八节要吃腊八饭。那时虽穷,但加了绿豆、荞麦、稗米的稀粥,有不一样的香气,让人念念难忘。但腊八节离过年还远,真正近的是小年。

老家的小年是每年的腊月二十四,到了这天,妈妈带着我们三兄妹,打扬尘、祭灶神、扫院坝。做这些事很累人,千万别指望父亲,他在千里之外的矿山上上班,直到大年三十才落屋。

妈妈用一根长长的竹竿,绑了芭茅草,像一只巨大的毛笔,然后在墙壁、房梁、屋檐上狂扫,把一年的晦气、辛酸、疲乏和郁闷都一挥了之。

我们三个小孩子,嚷着也要打扬尘,妈妈并不反对,还颇有耐心地为分别做了小扬尘帚,还有小竹竿、小绳子,完全就是玩具。不过我们很投入,对准矮小的地方奋力横扫,像猪圈、牛圈、鸡圈,还有沼气池、磨坊等低矮的地方。妈妈大汗淋漓地看看我们,开心地笑了笑,转身又忙活去了。

其实,我们拼着劲瞎忙,内心里都打着小算盘,一边干活,一边盯着灶孔上瓷碗里那块刀头肉呢。

这是风俗,到了小年这天,就要割下一小块猪脖子下的肉,叫刀头。煮熟了,用瓷碗装好,放在灶台上摆起祭灶神。我们当时哪知什么是灶神,也不知道有什么讲究,只知道祭完灶神,那块刀头肉是可以吃的。

妈妈总是小心翼翼在灶神面前磕一个头,仿佛在给灶神说“对不起”,然后取走刀头肉,拿到案板上准备下刀。这时,我们三个已经依偎在妈妈身后,眼巴巴地看着那块肉了。看着我们猴急的样子,妈妈给每个娃儿先切了一小块递过来。我们吃了肉,自然散开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美食,妹妹和弟弟无所适从,连我也一阵茫然。弟弟最小,在我和妹妹正欣赏这美食之际,他已迫不及待狼吞虎咽,很快手上空空如也。妹妹也小,看着弟弟开心的样子,也忍不住囫圇吞枣,瞬间也两手空空。唯有我手上还有油汪汪的一块肉,引得妹妹和弟弟的眼睛直勾勾地看过来。我毕竟已上学了,比较懂事,于是将手中的肉递到弟弟嘴边,弟弟退让一小步,望我一眼,我微微一笑,给他一个鼓励的表情,他便上前一步,轻轻咬了一小口,然后站到旁边,看着妹妹,意思让她也咬一口。妹妹却不干,跑过去拽妈妈的衣服,妈妈一看就明白了,笑着切了一小块肉,递给我,我立马拿给妹妹。吃了肉,妹妹笑嘻嘻地跑出了灶房。

剩下的刀头肉,妈妈切得如指甲盖大小,和莲花白、香芹、青辣椒一起炒了,够我们一个星期下饭。一个星期都有肉吃,对我们三兄妹来说,自然是幸福满满的一周。何况,用不了一周就过年了,那更是不一样的日子,幸福接着幸福,好日子过不完啊。

小时候的小年如此美好,几十年过去了,反而现在清淡了很多,似乎小年只是古远的旧事,成了我们弥足珍贵的记忆。

(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)

能懂的诗

老房子

□李建春

曾经挺拔在我童年时光的房子
此时在寒冬清冷的夕辉下
早已蒸发掉人间烟火
我只能又一次举起相机
尝试用光影
努力启动它的呼吸

垂暮的容颜
早已成为破败的存在
被冷落在青山绿水之间
我那些依旧亲切的陈年旧事
或许已同秦砖汉瓦一起
在这偏远的云水深处
陪伴大地一岁一枯荣

这里曾是我的故土家园
每次跟一砖一瓦相见
我们都相对无言
如今我唯一能做的
就是拍下一张张照片
留下越发清晰的容颜
不停地唤醒我年少时的
小小心愿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一片雪花没入湖心

□吴定伦

一片云疲惫了翅膀
被烈风撕碎
心存几多不甘
轻轻地,轻轻地
从梦想的云端飘落
抹平大地的伤口

它路过枯瘦的枝丫
在叶落的悲戚处
给逝去的青春带来一抹纯情的告白
凛冽的寒风再次扬起
雪花在风的哀鸣中再次舞动

它没入湖心
轻轻地,静静地
那无声的交融
是雪花与湖水的绵绵情话
在心湖荡漾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)

三片叶子

□廖诗林

站在高山,或站在风口浪尖
面对日月,面对风霜雨雪

你不是植物叶子
却镶嵌在
一根如松树的枝干上

三片叶子组成的
风车,笑起来,转起来
你在天地间,不知画出
多少个圆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推锅豆腐好过年

□罗昭伦



儿时在乡下过年,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做豆腐。我家也不例外。

一般情况下,如果明天要做豆腐,母亲今天就开始准备了。如果当天出太阳,母亲则先是将黄豆摊开晾晒。在晾晒的同时,母亲会从中挑选那些坏的、发霉的、太瘪的黄豆。待中午过后,母亲便把剩下的黄豆淘洗一番。待晚上临睡觉时,把黄豆倒进水桶,用水泡上。水泡黄豆真是很奇妙,夜深人静的时候,豆子喝水的声音如婴儿吮奶,啧啧作响。通常,母亲半夜要起来往水桶里添两次水。第二天一觉醒来,泡涨的黄豆如小孩子粉嘟嘟胖乎乎的脸蛋,让人顿生怜爱之心。

在那个年代,由于家乡不通电,所以只能在石磨上去推豆浆。更让人恼火的是,我所在的生产队只有一台石磨。整个腊月里,从早到晚,石磨可以说是转个不停。

推豆浆一个人是不行的,需要两个人配合。我家推磨由父亲负责,母亲则将泡涨的黄豆用勺子舀进磨眼里,并且不断地往磨眼里加水。如果当天父亲在外打工还没有回家,推磨的事由母亲来做,我则

在旁边给母亲打下手。尽管石磨推起来很费劲,但看着白沫的豆浆从磨盘下流出来,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接下来便是过滤豆浆了。通常情况下,这个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做。只见母亲在锅上架一个工字形的木架,把豆浆分批倒进一个大大的麻布做的袋子中,反复加水,然后扣住袋口使劲挤压袋身,纯豆浆就从袋子的细小网孔滤出来。经过反复挤压,过滤出来的就是豆渣了。全部过滤完毕后,母亲就用小火慢烧,待豆浆烧开,香味便从厨房里飘散出来,幻化为过年特有的味道。

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点豆腐。这可是一门手艺活,每次点豆腐时,母亲都不允许有其他人在场,更不能让我们乱说话。母亲说:“如果有人在场乱说话,点出来的豆腐会坏的。”母亲的话,我有些不相信,有一次,我偷偷站在母亲身后,只见她将点豆腐的胆水慢慢倒进豆浆里。顿时,我心慌了,心想:是不是母亲发现了我在她身后,她生气了,就用胆水把豆浆给搅和了呢。可就在一瞬间,我惊奇地发现,锅里均匀的豆浆变成了分散的豆花,就像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白云朵朵一样。见此,我的心思全在这白嫩嫩的豆花里,每当这个时候,母亲都会打起一碗豆花,放上盐、辣椒等调料,让我和弟弟妹妹先尝尝过年的味道。

接着,母亲在竹箩筐里铺上一层白色的纱布,开始压豆腐。先是倒入豆花浆,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,再盖上一层木板。就这样,循环往复好几回。待一层一层码好后,在最上面压几块大青石。等两三个小时后,白白的嫩豆腐就做成了。母亲做出来的豆腐不但口感比较嫩,而且豆香味特别浓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名誉主席)